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七

起玄默涖灘盡柔
兆閏茂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

梁懷王揖薨

揖受封事見
十三卷二年

無子賈誼復上疏曰

復扶
又翻陸

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

服虔曰一
二傳世也

諸侯

猶且人恣而不制

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也

豪植而大強

言其彘豪自植立太

過於強也

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

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

淮陽王武代王參帝之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

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

大諸侯厖如黑子之著面

厖與僅同師古曰黑子今所謂厖子也著則畧翻下北著

同

適足以餌大國

言國小如魚餌適足為所吞食

而不足以有所禁禦

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

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

為子偽翻

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司徒代

王而都睢陽

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班志屬梁國括地志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

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地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睢音雖

梁起於新鄆而

北著之河

班志新鄆縣屬汝南郡應劭曰秦為鄆丘漢興為新鄆師古曰潁川縣鄆干移翻

淮

陽包陳而南捷之江

陳即謂古陳國之地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

捷接也師古曰捷巨偃翻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

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

憂矣

枕職任翻

此二世之利也

如淳曰從諛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

之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少時照翻數歲

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

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

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仲馮曰頤

指兩事

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

既

蓄讀曰蓄

孰視而不定

孰古熟字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

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

王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

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喜城陽王

章之子齊悼惠王肥之孫

匈奴寇狄道

狄道縣為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狸故曰狄

道

時匈奴數為邊患

數所角翻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

事

太子家令屬詹事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潁川本韓國秦置

郡漢因之鼂與朝同風俗通衛大夫史鼂之後姓潁王子朝之後錯倉故翻音錯雜之錯者非曰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

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將即亮翻下同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

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劒楯之地

師古曰鉞錢把短矛也孔穎達曰方

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或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鉞音蛇晉陳安執丈八蛇矛蓋蛇即方言之所謂鉞也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鉞上延翻櫛食尹翻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

避難不卑

趙七喻翻難乃旦翻

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

師古曰金

金鉦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指當作音

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

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應劭曰袒裼肉袒裼音錫

弩

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

與無鏃同

中竹仲翻師古曰鏃天鋒也鏃子木翻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師古

曰省視也
悉井翻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

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

予讀曰與

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勢也
易以鼓翻下同

夫

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

曰彼我之力不能相勝則
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
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弗與猶言不如也
技渠綺翻下同

險道傾仄

仄古側字

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

罷讀曰疲

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

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

師古曰突騎言

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橈攪也音火高翻其字從手一曰橈曲也弱也音女教翻其字從木

勁弩長

戟射疏及遠

師古曰疏亦濶遠也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歟故可

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鈎又不可射子謂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

則匈奴之

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

同的

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

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春秋傳作載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

中則同的的謂所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
孟康

曰革筈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筈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筈音息嗣

翻

下馬地闔劒戟相接去就相薄

薄伯各翻師古曰迫也

則匈奴

之足弗能給也

師古曰給謂相連及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

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

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俛亦俯字予謂俛音免亦通

夫以人之死爭勝

跌而不振

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徒結翻

則悔之無及也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

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

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輯與集同

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

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

技衡加之以衆

衛與橫同

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

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

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

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耐乃代翻服虔曰償
仆也如淳曰償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

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應劭曰秦以謫發戍先自吏有過至於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者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

役之也師古從應說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

發之不順行者憤怒有萬

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

亡古無字通

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

復

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

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

事見七卷二世元年

天下從

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

不著於地

著直畧翻

其執易以擾亂邊境

易以鼓翻

往來轉徙時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師古曰南

晦所以耕種處也離力智翻

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

數所以角翻

以候

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

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

師古

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

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

復扶又翻

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

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治直之翻

然今遠方之卒

守塞一歲而更

歲更見十三卷高后五年更工衛翻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

山因

川地形之便而為之城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徙鈞翻先為室屋具田器乃

募民免罪拜爵

謂有罪者免其罪無罪者拜爵以勸其徙

復其家

謂民之欲往者復除

其家征役復方目翻

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

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稟給

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予讀曰與下同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

居危難之地

難乃旦翻

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

孟康曰謂胡人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予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

反畜產也人能止得其所

縣官為贖

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為於偽翻下同

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

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

胡者功相萬也

言其功萬倍於東方之戍卒也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

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行

怨民言發怨恨之民使行戍役也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如淳曰將送也或曰資也復扶又翻

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

稱尺證翻

奉

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

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樂音洛

則貧民相慕而勸

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

相息亮翻

嘗其水泉

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

邑也

之往也

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

師古

曰昏謂婚
姻配合也

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貢父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予謂畜長當從張說畜許六翻長知兩翻

室屋完

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樂音洛

臣又聞

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

長知兩翻

十長

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

假候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工雅翻仲馮曰假服說是古者戎皆有期代則

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予謂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師從旅

從依古義也

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

習地

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

伍成于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

師古曰各守其

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

長知兩翻

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

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師古曰還踵回旋其足也還音

從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

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亡古無字通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

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擬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

師古曰創

應文也初亮翻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

出軍折而設翻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師古曰使之得勝逞志氣而去

後未易

服也

易以跋翻

錯為人隋直刻深

師古曰隋與峭同隋謂峻隄也章笑翻韋昭曰岸高

曰峭臣贊曰隋峻隋

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師古曰言其一

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

之

班志酸棗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隄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括地志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

余據河隄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河古口咸曰金隄又水經注濮陽縣故城在河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陂河口有金隄塞悉則翻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

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祭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祭或用繒帛祭者刻木為合符也康曰傳以木為之長尺五書符於上為信傳張應翻

鼂錯言

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

食祥吏翻衣於既翻為於偽翻

故堯有九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

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理者

或曰捐謂有饑相弃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弃捐而瘦病者耳不當

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解焉亡古無字通

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

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

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

於衣不待輕暖

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美麗也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

師古

曰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

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

農桑薄賦歛

歛力
瞻翻

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

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

無擇也

趨七喻翻
走音奏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

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

易以鼓
翻下同

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

師古曰周謂
周通而遊行

此

令臣輕背其主

背蒲
妹翻

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

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

長知兩
翻下同

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中人者處
強弱之中也勝音

升
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

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古師

曰服事也服公事之役也

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

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

治直之繇繇與徭同

後以義推

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

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

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

復扶又翻被皮義翻

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

歛力臆翻

有者

半賣而賣

師古曰本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

無者取倍稱之息

如淳曰取

一價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予謂如說是稱尺證翻

於是有賣田宅

鬻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

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市列也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貯丁呂翻

操其奇贏

日游都市

操千高翻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居宜翻

乘

上之急所賣必倍

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

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

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梁米

無農夫之苦

有仟伯之得

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莫白翻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

因其富

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教冠蓋相望
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乘堅車策肥馬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縞之精白者也

此

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
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
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漂

師古曰漂散也先列

翻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

則貧民之賦可損

師古曰損減也

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

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如淳曰復三卒

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復方目翻

車騎者

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

偽翻為於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

應劭曰仞六尺五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

湯池百步

師古曰池城邊

池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言嚴固之甚

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

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

夫以上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

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

師古曰擅專也

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

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

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

為差時令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錯復奏言陸

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復扶又竊恐

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

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

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

矣

樂音洛

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

道讀曰導

朕

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開開也

歲一

不登民有饑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饑餒是無蓄積故也

是從事

焉尚寡

師古曰從事謂從農事也

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

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

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

數所角翻省悉井翻

其賜農

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援曰明來在器曰盛盛時征翻

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初秦

時祝官有祕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即有災祥輒

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

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

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

太倉令齊王國

官也姓譜淳于出于姜姓州公之後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

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其少女緹縈上書曰

師古

曰緹他弟翻索隱音啼縈於營翻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夫音扶復扶又翻下

同師古曰屬聯也之欲翻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

繇古由字通用妾

願沒入為官婢

漢制永巷令典官婢

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

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師古曰大雅洞

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

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

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行下孟翻斷端管翻師古曰息生也

何其刑

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

年數得免為庶人

具為令

師古曰使更為條例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

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

髡鬻也謂去其髮及其形髡應劭曰城旦

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

鉗者以錢束其頸

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

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

盜之已論而復有答罪者皆棄市

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

故從弃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受賂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

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八害重受賕盜罪
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而又犯笞亦皆并市罪

人獄已決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

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妻隸臣妻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妻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

人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

多質懲惡亡秦之政惡鳥路翻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

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自下告上曰訐師古曰面相斥罪也居揭翻吏安

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

濶疏與疎同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予讀曰與是以刑罰大省至於

斷獄四百

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斷丁亂翻

有刑錯之風焉

應劭曰錯置也

民不犯法無所刑也錯千故翻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

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

李奇曰本

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

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

班志朝那

縣屬安定郡應劭曰史記故戎郡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為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古隴山關界殺北地都尉印

徐廣曰印姓段師古曰非也姓孫印五郎

翻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

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

東二十里彭原寧州雍縣班志屬扶風騎奇寄翻下同

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為將軍發車千乘

乘繩證翻

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

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邀為北地將軍

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

昌侯盧卿功臣表作旅卿古字借用也姓

譜姜姓之後封于盧以國為氏與寧侯隆慮侯皆高祖功臣昌侯國屬琅邪郡寧侯國在河內修武縣界隆慮侯國亦屬河內郡三人分屯三郡故各以郡為將軍號邀古連字

上親勞軍勒兵申教

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

止

勞力到翻文穎曰要切也哀痛祝誓之言予謂固要力止也要讀曰遼康力笑翻非也

於是以

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

成侯董赤高帝功臣董赤之子成侯

國屬涿郡赤史記正義音赫

內史藥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

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上輦過郎署

問郎署長馮唐曰

署郎舍也長知兩翻

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

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

尚食監主膳食之官祛音

臣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

數所角翻
為於偽翻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每食時念高
祛所言其心

未嘗不
在鉅鹿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搏髀曰

搏拊也左傳曰搏
膚而踊髀音陸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

間處乎

師古曰何不於
隙間之處而言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

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

辛子
恆翻

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

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閭以內者寡人制之閭以外者將軍制之

推吐雷翻
聞苦本翻

門概也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索隱曰軍中立市
市有稅稅即租也

皆

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曰覆謂覆白
之也一說不從中

覆校其所用
之數亦通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

車千三百乘

乘繩
證翻

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

弓弩引
滿為發

謂騎兵能射者服皮曰良士直百金晉灼
曰百金喻貴重也穀古候翻騎寄奇翻

是以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

澹林即襍禮
澹丁甘翻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

是之時趙幾霸

幾居依翻

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

李牧

事見六卷始皇十八年卒子恤翻

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

守武又翻

其軍市租盡

以饗士卒私養錢

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

錢是也或云官所別給也予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屬下句

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

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近其新翻

虜曾一

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

師古曰家人子

謂庶人家之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

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五之符要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今軍人伍伍相保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

上時一掌翻一

不容奸詐也

言不相應

索隱曰應一陵翻謂數不同也予謂相應之應當從去聲

文吏以法繩之

其實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

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

蘇林曰一歲刑為罰作下之遐嫁翻

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

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

說讀曰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詳考班表漢無車騎都尉官時使唐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

春詔廣增諸祀壇塲珪幣

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土為塲珪幣所

以為薦神

且曰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曰釐福也師古曰釐本作禧假借用耳音禧祝職殺

翻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

為于偽翻

朕甚愧之夫以朕之

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與讀

曰預師古曰重直用翻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是歲河間文

王辟彊薨

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

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罷之

公孫臣上書曰始秦

得水德推終始傳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見賢遍翻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班志成紀縣屬天水郡庖犧所生處見賢遍翻

帝召公

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

師古曰草

謂創造之張蒼由此自絀

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

秦立

白帝赤帝黃帝青帝時于雍漢高帝又立黑帝時故雍有五帝時雍于用翻見賢遍翻

赦天下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守式又翻上

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錯又上

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

更工術翻

書凡三十篇上雖

不盡聽然竒其材

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

無子國除

齊王則哀王襄之子悼惠王肥之孫河間王福辟彊之子趙幽王子遂之孫

趙

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于

是作渭陽五帝廟

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子據

水北為陽長安在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廟或在渭城界韋說未可非也括地志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

東三十里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于是貴新

垣平至上大夫

周官有上大夫漢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爵十九級有大夫五大夫而

上大夫不見於表

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師古曰刺采取也七賜翻即今禮記王制篇是也

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

道北立五帝壇

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安城東南括地志長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

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丙寅立齊悼

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

北王武成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

侯卬為膠西王勃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

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

賜為廬江王

十一年徙城陽王喜王淮南今復其舊將復以淮南地分王厲王三子安勃賜也楊

虛據水經河水過楊虛縣註引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之西南而班志無此縣不知鄴道元所謂志者何志也史記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濟北王都盧武成史記作武城索隱曰武城縣屬平原正義曰具州縣菑川王都劇班志金城郡有白石縣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膠東王都即墨班志平昌侯國屬平原郡膠西王都高苑勃侯國屬平原郡濟南王都東平陵阜陵縣屬九江郡淮南王都壽春安陽屬汝南郡衡山王都六陽周縣屬上郡廬江王都江南濳子禮翻勃音力

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

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

以十七年為元年

復扶又翻

令天下大酺

漢律三人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

橫賜得會聚飲食師古曰酺布也言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為人裁害

之神也有馬酺有蜚蜮之酺與人思之酺亦為壇位如雩縈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

酬焉正義曰古者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是其事也彼注云因

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鄭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注所謂祭酺合酺也酺音蒲

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班志汾陰縣屬河東

郡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也宋白曰蒲州實鼎縣古絀氏地夏少康所邑也汾水南流過縣漢置汾陰縣今縣北九十里汾陰故城是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

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見賢通翻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

治誅夷平

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下遐嫁翻

是後上亦怠於改

正服鬼神之事

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之成翻

而渭陽長門五帝

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

薨

孝惠皇后張敖之女諸呂之誅徙居北宮張晏曰后黨于呂氏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數

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與與歟同下同

乃天道

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

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

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度徒各翻

而計民未加

益以口量地

量音良

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

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蕃多也扶元

翻為酒醪以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來高翻靡音糜

六畜之

食焉者衆與

六畜馬牛羊犬豕鷄畜許救翻

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

師古

曰中竹仲翻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

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上行幸雍棧陽宮

黃圖曰棧陽宮秦昭王所起括地志在岐州扶風縣東北

棧音城

六月代孝王參薨

參前二年封于太原三年徙代

匈奴連歲

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

遼東戰國時燕之東北境

秦置郡

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

遺于李翻

單于亦

使當戶報謝

匈奴官自左右賢王至左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

復與匈奴和親

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

欲相之

相息亮翻
行下孟翻

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

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謂高帝大臣薨逝之餘其見存之臣無可相者見賢通翻

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

莊子有申徒狄夏之賢人也一曰申徒楚官號姓譜申屠之後

支子居安定屠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

梁國本秦碭郡漢為梁國如淳

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脚蹋强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

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為擘張以足蹋者為蹶

音厥封關内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班志故安縣屬涿郡

括地志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

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

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

可以不肅

師古曰肅敬也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師古曰言欲私告戒之

罷

朝坐府中

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又舍也

嘉為檄召通詣丞

相府

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

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

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

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

通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

度徒洛翻

使使持節

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

丞相幾殺臣

為于偽翻幾居希翻

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

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月末為晦天文書晦則日月相杳月在日後則

光體伏矣

五月赦天下上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畧甚

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上作桔槔桔槔頭甕零以薪少

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

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

屬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索隱曰據風俗通令姓楚令尹子文之後虞世南曰中大夫令是史家追

書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句音鈞

將軍張武屯北地

秦滅義渠
置北地郡

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項羽以河內郡為殷

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服虔曰細柳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澗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舊唐書肅宗母元獻楊后葬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

軍次棘門

宗正秦官掌親屬漢因之徐厲高祖功臣呂后四年封祝茲侯史記表作松滋班志松滋

縣屬廬江郡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

迎

勞力到翻將即亮翻
下其將同騎奇寄翻

已而之細柳軍

之往

軍士吏被

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被皮義翻
彀古候翻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先驅曰

師古曰先驅導駕
若今之武戾隊矣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

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亡何上至又不

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

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

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禮介者不拜
見賢遍翻

天子為動改容

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壽四十六

遺詔曰朕

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

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

惡烏路翻

厚

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

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力禁翻下出臨服臨當臨夕臨哭臨音同

以罹寒暑之數

師古曰罹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

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

廟以眇眇之身

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

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方內四方之內也

靡

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師古曰過行行

有過失也羞謂忤辱也行下孟翻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

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

帝自謙以謂得終其天年以從先帝

幸矣奚哀念之有乎供居用翻養羊亮翻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

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

取讀曰娶

自當給喪事

服臨者皆無跣

跣先典翻足親地也

經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

器

應劭曰毋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毋發民哭臨

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

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

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喪禮大功之服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再期而大

祥踰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鄭注云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者紛悅之屬如平常也孔氏正義曰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服虔曰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于周禮也何為以日易

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禘
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近代學者因循繆說未
之思也貢父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
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
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
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
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所以漸即吉耳賈
公彥曰布之精麗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
升或六升小功大功如前說總
麻十五升抽去半朝服十五升
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
令比類從事

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

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耳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

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
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乙巳葬霸陵帝即位二

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

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

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

師古曰中謂不

富不貧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
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

如淳曰弋

早也師古曰弋黑色衣於既翻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

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

飾因其山不起墳

古者墓而不墳墳者聚土使之高大也皇甫諡曰漢長陵高十三丈陽陵

高十四文安陵三十餘文則不度甚矣治直之翻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

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

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鮮息淺翻

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鄭樵曰漢大敘畢三公奏尚書願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冊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羣臣百僚罷入成喪服如禮

尊皇太后薄氏曰

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

九月有

星亭于西方

亭蒲內翻

是歲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

高帝封吳

芮為長沙王傳成王臣哀王回共王右至著而絕著漢書作差

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

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使持王也或曰

以芮至忠故著令也仲馮曰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貢父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

地之類也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

國數世絕

孝景皇帝上

荀悅曰諱啟之字曰開文帝長子也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

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

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稱高祖是

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

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貢父曰顏說非

也始受命稱太祖耳有功亦稱祖商祖甲是也

制曰可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開封侯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

子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

文帝二十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除田之租稅今復收

半租三十而稅一

初文帝除肉刑

事見文帝十三年

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

劓者答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

孟康

曰重罪謂死刑

幸而不死不可為人

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

其定律笞五

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

張歐為廷尉

孟康曰歐音驅索隱曰於后翻

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為宗

正

平陸戰國時齊邑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又西河郡有平陸縣意禮所封者齊地

中大夫鼂

錯為左內史仁始為太子舍人

內史掌治京邑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內史

疑左字衍續漢志太子舍人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鼂音朝直還翻

以廉謹得幸張歐亦

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

治直之翻
長知兩翻

帝由

是重之用為九卿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

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處昌
呂翻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字蒲
內翻

今天下男子年二

十始傳

師古曰舊制二十三而傳今此
二十更為異制也傳讀曰附

春三月甲寅

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

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

河間王都樂成臨江
王都江陵淮陽王都

陳汝南王都平輿廣川王都信
都長沙王都長沙關一易翻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薄氏崩

薄太后文
帝母也

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

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漢正卿九奉常郎中
令衛尉太僕廷尉典

客宗正治粟內史少
府是也數所角翻

法令多所更定

更工
衡翻

丞相嘉自紕

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

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

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
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

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括地志漢太上皇廟
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服虔曰堧

垣宮外垣餘地也師古曰內
垣之外餘地也堧而緣翻

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

誅錯客有語錯

語牛
倨翻

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

上謁時
掌翻

至朝

朝直進
翻下同

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

外塹垣故冗官居其中

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
今之散官冗如脫翻

且又我

使為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

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歐於
后翻

錯以此

愈貴秋與匈奴和親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

侯陶青為丞相

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
姓譜陶陶唐氏之後

丁巳以內史鼂

錯為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彗祥歲翻又徐
醉翻又旋芮翻

秋衡山

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大戴禮曰孔會子云陽之專
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

之氣在雨水則溫暖而為雨陰氣薄而膏之不相入則
搏而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
而膏之不相入則消散而
下因水而為霖雨于具翻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

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熒惑火星北辰中宮天極星也
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自

立冬冬至行之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之赤道
二出黃道南立夏夏至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立秋秋
分行之其去極有遠近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
失其行也歲星木星也太微為天廷摠天文志北極及
太微人君之位或守之或出之或逆行經之皆變也又
石氏星傳曰龍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廷孔穎達曰春
秋緯文素微宮為大帝太
微為天廷中有五帝座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

有寵王四十餘城

少詩沼翻
王子况翻

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

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

鉅萬萬萬也勝音升

珠玉寶器多於京

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唐宋州治宋城縣即漢睢

陽

大治宮室

治直之翻

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梁東北離宮所在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俗云平臺也屬之欲翻

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

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

姓譜枚姓也六國有賢人枚被

嚴忌本姓莊漢書避明帝諱改為嚴羊晉羊舌大夫之後鄒以國為氏

每入朝上使使持

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

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

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

史記正義曰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

出入門也
著竹畧翻

與漢宦官無異

資治通鑑卷十五

資治通鑑卷十六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八

起強圉大淵獻盡上章因敦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

朝直遙翻

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

宴飲從容言曰

從于容翻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

非至言然心內喜

孔穎達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

太后亦然詹事竇嬰

班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
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真二千石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

詹事隨其所
在以名官

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

引酒進之

蓋罰爵也

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

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

請材性翻又如字

梁王以此益驕

春正月乙巳赦

長星出

西方洛陽東宮災

洛陽縣河南郡治所高祖先居洛陽因基宮室有南宮北宮東宮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

楚漢春秋曰吳太子名賢字德明見賢通翻

得侍

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

太子殺之

提徒計翻

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

愠於問翻師古曰怒

也孔頴達曰愠者外境違心之謂事與心違所以怒生

天下同宗

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

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

朝直遙翻

京師知其以子故

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

應劭

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淳曰漕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索隱曰音淨

孟說

文帝復問之

復扶又翻

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

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

服虔曰言

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

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

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使得自新也更工衛

翻

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

索隱曰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卒踐更輒予平賈

服虔曰以當為更卒

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以為卒者雇其庸隨時月予平賈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雇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歲時心乃予平賈官譬之也予讀曰與下同賈讀曰價

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

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

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

鼂直遙翻錯于故翻數所角翻橫戶孟翻

及帝即

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

說式芮翻少詩

沼翻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

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卻

卻與隊同下有卻同

詐

稱病不朝於古灋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

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

師古曰即就也

煮海水為鹽誘

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

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

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

難乃旦翻卻與陳同

及楚王戊來朝

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若壻室

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

東海郡即秦郛郡高帝更名

及前年趙

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

膠西後改為高

密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

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

好呼到翻

諸侯

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

應本自周武王

後左傳曰邦晉應韓武之穆也

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

侯誅罰良重

師古曰良實也信也

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牯糠及米

師古曰牯古純字食爾翻牯用舌食也蓋以犬為諭言初牯糠遂至食米也索隱曰言牯糠盡則至米謂削土

盡則至滅國也

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

師古曰肆縱也

吳王身有內疾

師古曰謂疾在身中不顯於外也

不能朝請二

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

師古

曰脅肩也謂歛之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累與衆同

竊聞大王以爵事有

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

師古曰言其罪皆不至于削地

此恐不止

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為與大

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

西王瞿然駭曰

瞿居具翻說文瞿遠視貌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

寡人何敢如

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

營惑天子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

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

人事極矣彗星出

背蒲妹翻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

蝗蟲起此萬世

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

索隱曰所謂殷憂以啟明聖也

吳王內以

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

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師古曰方洋

猶翔翔也

所向者降

降戶江翻

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

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畧函谷關守滎陽教倉之粟

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

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須待也治直之翻

大王幸而

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

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

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

以憂太后非計也

文穎曰謂王之太后也

今承一帝尚云不易

易以

或翻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

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

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辟光皆文帝封濟子

禮翻初楚元王好書

好呼到翻

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

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

及王于況翻

穆生不耆酒

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

楚元

王文高祖異母弟楚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楚人謂之二穆故楚有穆姓秦有白乙丙白圭楚有白公浮丘複姓夷王名郢客元王子戊元王孫師古曰醴甘酒少常麴多來二宿而熟不耆之者讀曰嗜為于偽翻下同

設後乃忘設焉

忘丑放翻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急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彊

起之

彊其兩翻

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

與讀曰歟

今王一旦失小

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

凶之先見者也

幾居依翻師古曰易下繫之辭見戶電翻

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

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

區區

謂小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

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

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

姓諸韋姓出顯項大彭承韋之

後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

之衣之赭衣使雅春於市

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春即

今所謂步臼者耳衣之於既翻

休侯富使人諫王

孟子去齊居休趙岐註曰休地名蓋即富

所封之地富楚元王之子楚王之弟也

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

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京師

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

及削吳

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

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敖太傅趙夷

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

燒殺建德悍

悍下罕翻
又侯肝翻

齊王後悔背約城守

背蒲昧翻
守式又翻

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

膠東王為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

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

菑

臨菑齊都

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

奴與連兵

使疏吏翻下同

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

六十二身自將

將即亮翻

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

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

越

使疏吏翻

閩東越亦發兵從

從才用翻

吳王起兵于廣陵

廣陵吳都

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黽錯

遺于李翹

欲合

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

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於大棘杜預

曰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殺數萬人乘勝

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

敗補邁翻

士卒

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

睢陽梁都睢音雖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

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

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

周侯酈寄擊趙

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

將軍藥布擊齊復召竇嬰

拜為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

班志滎陽縣屬河

初

鼂錯所更令三十章

更工衛翻

諸侯謹譁

謹許元翻

錯父聞之從

潁川來

錯潁川人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

疏人骨肉

疏與疎同

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

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

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

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

兵而身居守

守式又翻

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

吳

徐儻二縣皆屬臨淮郡錯初議削諸侯地以彊漢及七國反乃欲以徐儻之旁予吳是自畔其說恐得無

死乎予

錯素與吳相素盜不善

相息亮翻

錯所居坐盜輒避

盜所居坐錯亦避

坐祖卧翻

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為御史

大夫使吏按盜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人吳楚

反錯謂丞史曰

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侍御史十五人

素盜多受吳王

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

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治直之翻

今

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

猶與即猶豫也

與去聲

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

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盜盜入見

為于偽翻入見賢遍翻

上方與

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計也計發兵食也調徒釣翻

上問盜今吳楚反於公

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

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

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

之

誘音酉

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

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

章懷太子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故

相誘以亂錯曰盜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

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

必屏

郭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盜

卒子恤翻下卒受同

對曰吳楚相

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遺于季翻分扶間翻

今賊臣鼂

錯擅適諸侯

適讀曰誅

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

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

使疏吏翻下使吳同

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

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愚計出此唯上

孰計之

孰與熟同

乃拜盎為太常

中六年始改奉常為太常時盎猶為奉常也

密

裴治行

治直之翻

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

丞相

陶青中尉嘉失其姓廷尉張歐

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

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

劾戶

疏與疎同子讀曰與要與腰同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少詩照翻長知

兩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

師古

曰誼云乘車乘行市中也行下孟翻

錯衣朝衣斬東市

衣朝上於既翻下直遙翻

上乃

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

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

德侯國在泰山界

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

校戶

教翻上書之上時掌翻

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臣瓚曰道由也

聞鼂錯死吳楚罷不

不讀曰否

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

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拑口不敢復言矣

拑其炎翻復扶又翻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卒子恤翻或讀為粹

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

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偽為于翻

於是帝喟然長息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

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

宗正於漢猶子之親也

吳

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

說式芮翻下同

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

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

將即亮翻

盎不肯使

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

間古覓翻

太尉亞夫言於

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剽匹妙翻輕虛勁翻

願以梁委之絕其

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

張晏曰傳車六乘也乘繩證翻

傳張應翻余據漢有乘傳馳傳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張武等乘六乘傳今亞夫乘六乘傳六乘傳之見於史者

二蓋又與乘傳不同也

將會兵滎陽

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

發至霸上趙涉

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

必置間人於穀澠院陜之間

澠彌克翻穀山澠池之間其道院陜院於解翻陜與

狹同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

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

自霸上左趨穀澠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

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走音奏間如字

直入武庫

洛陽有武庫

擊鳴鼓

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

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師古曰言不自意得安全至洛陽也

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

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

足信也

使吏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為護軍太

尉引兵東北走昌邑

昌邑梁地後為山陽郡治所走音奏下同

吳攻梁急梁

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

班志勃海郡有脩縣音條數所角翻使使上如字下

疏吏翻

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

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

韓王信之

子類當自匈奴中來歸封為弓高侯功臣表弓高屬營陵地理志弓高屬河間國蓋類當受封於文帝之初而

河間國則二年所置故志與表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騎奇寄翻絕吳楚兵後塞其

饒道

塞悉則翻
饒古餉字

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

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

城守不敢西

敗補遽翻
守式又翻

即走條侯軍會下邑

下邑縣
屬梁國

欲

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

數所
角翻

挑徒
了翻

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

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

陬子侯
翻隅也

亞夫使備西北

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

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

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

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

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

上時掌翻

收淮

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

而別多它利害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生患也

徒自損耳吳

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

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
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
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畱下城邑漢軍車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
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

老將即亮翻下
并將為將同

於是王不用

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

尉候司馬

凡軍行有大將裨將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假候假司馬皆有

副其別營領屬
為別部司馬

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

班志下邳
屬東海郡

亡命吳酤酒無行

行下孟翻

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

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

上時掌翻說式尚翻行戶剛翻

臣非敢求

有所將也

將即亮翻

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

予讀

曰與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

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

傳張應翻令力正翻從才用翻

遂召昆

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

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

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陽

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

陽城漢書作城陽城陽國都苦其地南接下邳之境

班表王國有中尉掌武職比必寐翻及也

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

度徒

洛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至于敗

壬午晦日有食之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

降太尉條侯及梁軍

降戶江翻

吳王度淮走丹徒

班志丹徒縣屬會稽

郡即春秋之朱方括地志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南徐州記秦使赭衣鑿其處因謂之丹徒鑿

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

保東越

欲依東越以自保也

兵可萬餘人收聚

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啗徒覽翻餌之也又徒濫翻燕也食也

東越即

給吳王出勞軍

勞力到翻

使人鏃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鏃蘇林曰鏃音

從容之從師古曰鏃謂以矛戟撞殺之鏃楚江翻

盛其頭馳傳以聞

盛時征翻傳張應翻

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

乃以太尉謀為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

為梁王毀短亞夫張

本

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

張晏曰姓

路官為中大夫姓譜路本自帝擊之後

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

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

重直龍翻將即亮翻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

齊趣下三國

趣讀曰促

不且見

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

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

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

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

藥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據班史齊王傳作平陽侯曹襄史記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

奇 侯曹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

句

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

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

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

漢兵還臣觀之已罷

罷與疲同

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

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戾

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

故不降者滅之

遺于季翻降戶江翻

王何處須以從事

膠西王於降與不

降之間欲以何自處吾待以行事處昌呂翻

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

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

菹醢之罪弓高戾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

兵狀王頻首郟行

郟與
膝同

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

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

天下

更工衡
翻 敗補
邁翻

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

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

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

出詔書為王讀之

為于偽
翻下同

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

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

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

邯鄲
趙都酈

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塞布

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

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辜也召立齊孝王太

子壽是為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子文帝十六年受封

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攸謂濟北王曰攸俱碧翻臣請

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人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為于

偽翻說式芮翻公孫攸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

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齊北居中央為五

晉灼曰四分即交
午而裂如田字也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

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

如淳曰非有奇

材異計欲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禍耳晉灼曰非
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以應吳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
可以禦難恐不能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墜猶失也難乃
旦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

鄉讀日向見賢遍翻

則吳必先

歷齊畢濟北

歷過也畢了也

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

結而無隙矣

從子容翻

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

古師

曰毆與驅同白徒素非習
軍旅之人猶言白丁也

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

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

師古曰半步曰跬跬空累翻

瓦解

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

小羊曰羔
小牛曰犢

守職不撓

撓奴
教翻

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

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

自悔者悔

不與異同也不前不敢前進以自歸於漢也

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

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

議者

師古曰西山謂穀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言捋臂耳余謂長樂太后居之

未央天子居之徑長樂抵未央猶言自太后所至帝所也樂音洛

獨大王耳上有全亡

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

王留意詳惟之

惟思也

孝王大說

說讀曰悅

使人馳以聞濟北

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

功拜為中尉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

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

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

屬之欲翻

夏六月乙亥詔吏

民為吳王濞等所誑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誑戶

卦翻亡軍從軍而逃者也

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

元王子禮續楚

德哀侯廣之子即德侯通也禮時封平陸侯為宗正

竇太后曰吳

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

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

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

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中山王都盧奴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三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

反備非常傳張應翻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

王 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臨江王闕薨 冬十月戊

戌晦

月末為晦

日有食之

李心傳曰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書於夏秋

之後蓋編輯者自志中摘出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余按此誤劉貢父已言之通鑑蓋承

用漢書本紀也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

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

亮將即翻

下同屬之欲翻委也言以兵事委之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

守式

又翻為

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晉灼曰曲城侯功臣表蟲達也師古

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覺也班志曲城縣屬東萊郡

以故得完吳使者至

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

使疏吏翻

至衡山衡山王堅

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

之曰

勞來到翻

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

王於之王于況翻

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據班志廬江故淮南

文帝別為國廬江水出陵陽東南而北入於江陵陽縣屬丹陽郡文帝初分淮南為廬江國在江南若班志之

廬江郡則其地盡在江北矣數所角翻

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衡山王都六其地在江北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班志陽陵縣屬馮翊本弋陽縣索隱曰帝豫作壽陵於此因更

縣名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

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濟北貞王勃

薨

謚法清白
守節曰貞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

雨三日以
往為霖

初上為太子薄太

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

氏廢 楚文王禮薨 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

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

班志槐里縣屬
扶風秦之廢丘

也高祖二
年更名

更嫁長陵田氏

更工
衛朔

生男蚡勝

蚡扶
粉朔

文帝時

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

長知兩
朔下同

臧兒卜筮之曰

兩女皆當貴藏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

子請曰與

決別也言不肯與別師古曰決絕也

內之太子宫生男徹徹方在身

身與娠同

師古曰漢史多以娠為任身字

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

榮為太子其母栗姬齊人也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

長知兩翻嫖文帝女景帝之姊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余謂帝女稱公主帝之姊妹稱長公主嫖降堂

邑侯陳午生女是為武帝陳皇后嫖匹昭翻

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

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男徹

子請曰與

王

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之美

音譽

余帝亦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

王夫人之震武帝也夢日入其懷所

謂符也

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嫌栗姬

所嫌乎監翻口有

也史記曰帝嘗體不安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嫌之而未發也

因

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

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

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行令本名行人與客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余按班表帝中六年改與客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意其有誤不然則追書也原父曰史記文景事最畧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採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鴻臚行人為大行由他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

華耳非表誤也趣讀曰促

而所宜言邪

而汝也

遂按誅大行

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子太傅竇

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

有食之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

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巳立膠東

王徹為皇太子 是歲以太僕劉舍為御史大夫

劉舍高祖

功臣稅安侯劉襄之子襄本項氏親賜姓

濟南太守邳都為中尉

濟南王辟光反國除

為郡邳之日翻風俗通邳商時侯國後以為氏

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

上林賈姬如廁

賈姬即賈夫人生趙王彭祖中山王勝

野彘卒來入廁

卒讀

曰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

一姬復一姬進

復扶又翻

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

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

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

悍下罕翻遺于季翻

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

先悉薦翻

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驚擊之

甚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地震衡山原都雨電大

者尺八寸

原都地名蓋屬衡山國兩王遇翻

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燕因有翻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

宗廟墺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

帝即位之初令天下郡國各立太祖太宗

之廟故臨江王國亦有之墺與垣同而緣翻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簿步戶翻

臨江王欲得

刀筆為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著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

而中尉郅

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間與臨江王

伺間隙而與之也魏其侯實嬰

班志魏其侯國屬琅邪郡子讀曰與間古莧翻

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實

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而殺之

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中竹仲翻

考異曰史記本紀後二年正月郅將軍擊匈奴酷吏傳郅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乃召寘成為中尉成為中

尉在中六年則後二年所謂郅將軍者非都也疑別一人漢書紀無郅將軍事

夏四月有星

孛于西北

字蒲內翻

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廣川

王彭祖王趙故立越為王膠東王徹為太子故立寄為王

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

之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

梁王以母弟之親又有破吳楚之功

得賜天

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

廢也

太子榮栗姬之子故號栗太子

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

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

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

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

立與夷其後馮卒與與夷乎國見春秋傳

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

公羊

傳之言

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

格音閣止也

王又嘗上書願

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

太后

甬余拱朝直達朝

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

建建議也

梁王由此

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

及他議臣十餘人

刺七亦翻

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

意梁者以

意測度知其為梁所為也

逐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

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

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

姓諧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其後為氏索山客翻

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

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

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

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

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

行戶剛翻度徒洛翻
通讀曰嫡長知兩翻

以一言過

師古曰景帝常屬諸姬子
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

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

中尉府

王子況翻辛
子恆翻下同

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

治直
之翻

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

誅音戍
誘也

犯上禁撓明法

撓奴
教翻

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

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

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

卒子恆翻
行戶剛翻

謝安國

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

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

說式
芮翻

下同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

理者

長知兩翻
行下孟翻

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

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

為于偽翻
下精為同

長君

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

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

君之弟幸於兩宮

長君之弟謂皇后也如淳
曰兩宮太后宮及帝宮也

金城之固

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而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

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

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

庠音鼻師古及柳宗元皆以為零陵之鼻

亭即象所封

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

用孟子語意

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

君曰諾乘間入言之

微一遙翻問古覓翻

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

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

還至霸昌廐

霸昌廐在長安東括地志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

取火悉燒梁

之獄辭空手來見帝

見賢通翻

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

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
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
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
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
詭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

恙余亮翻

太后聞

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

朝直遠翻

既至關茅

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

服虔曰茅蘭孝王大

夫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長公主即館陶長公主嫖

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

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

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

故悉召王從官入闕從才用翻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

疏與疎同下同帝以田叔為賢拜為魯相相魯王餘也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酤工獲翻謂賣酒也三月丁巳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高帝置清河郡於齊趙之間今以為王國 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李蒲

內翻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

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

之短

梁王與條侯有隙見前三年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

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

南皮侯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侯竇廣國太

后弟也班志南皮章武皆屬勃海郡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

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

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

趣讀曰促

帝曰請

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

降戶江翻

帝欲

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

背滿內翻

陛下侯

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

悉封徐盧等為列侯

徐盧容城侯賜栢侯陸疆道侯僕
黑易侯范代范陽侯邯鄲翁侯黑

師古音但

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

劉舍為丞相

索隱曰桃縣屬信都郡

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

高帝置常山郡屬趙國呂后分為王國文帝併為趙

國今復以王奔

六月丁巳赦天下大水秋八月己酉未

央宮東關災九月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

謂原情定罪本

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傳致之

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厭服也師古曰一涉翻又

於涉翻讞魚列翻又魚塞翻平議也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

褚少孫曰諸侯王朝見天

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無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王歸國意忽忽

不樂

樂音洛

十一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

時改廷尉為大理將

作少府為大匠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令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大長秋主爵中尉為都尉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時

時音止

三月雨雪夏

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

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

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

梁仍都睢陽濟川國在陳留東郡之間濟

東國後入漢為大河郡後又為東平國山陽國即山陽郡濟陰國即濟陰郡濟子禮翻

女五人皆

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說讀曰悅為于偽翻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

萬斤

藏但浪翻

他物稱是

稱尺證翻

上既減笞法

見上卷元年

笞者

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

令

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止蕞翻

箠長五尺

長直亮翻

其本大一寸竹

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脣

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脣徒門翻

畢一罪乃更人

更工衡翻

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

刑又輕民易犯之

易以政翻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

上郡取苑馬

鴈門有句注之險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

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縣也養馬數通名曰苑故謂牧馬處曰苑食貨志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

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

誘騎者見少以誘敵

誘音酉下同

皆驚上山陳

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陳讀曰陣下同

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

射而亦翻下同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

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

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

師古

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

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獲謂監視之將即亮韜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

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

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

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自邳都之死長安左右

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寧成為中尉其

治效邳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

惴之瑞翻

城陽共王喜薨

共王喜文帝前四年嗣父章薨為王八年徙王淮陽後四年復還城陽至是而

薨共讀

曰恭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

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為失

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讞魚列翻又魚養翻

欲令治獄

者務先寬

治直之翻

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酺

酒

中三年禁民酺酒今弛此禁酺音蒲

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

二日

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壞城垣

壞音怪

秋七月丙午丞相舍

免

乙巳晦日有食之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

為丞相衛尉南陽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姓譜楚人直弓之後

初不

疑為郎同舍有告歸悞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

覺亡意不疑

師古曰疑其盜取

不疑謝有之

師古曰告云實取

買金償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

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

師古曰當廷見之時而毀之

以為盜嫂不

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帝居禁中召周亞

夫賜食獨置大載

師古曰載大醬孔穎達曰熟肉帶骨而醬曰載純肉而醬曰載載側吏翻

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

應劭曰尚席主

席者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孟康曰設載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

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

於君有不足乎

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

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

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

少詩沼翻為于偽翻楯食尹翻如淳曰工官官名張晏曰

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皮義翻

取庸苦之不與錢

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

也余謂亞夫之子無識苦使其人而不與貨錢致其懷怨而禍及其父亞夫之死雖由景帝之少恩其子亦深可罪

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

上時掌翻

事連汙

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

如淳曰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責者書之

於簿一一責問之也汙烏故翻下戶嫁翻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

孟康

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吏云不勝其

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

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

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

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

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

日歐血而死

是歲濟陰哀王不識薨

濟子禮翻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

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內郡

食馬粟沒入之

師古曰食讀曰飢以粟食馬者沒其馬入官

夏四月詔曰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

鏤力豆翻

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應劭

曰纂今五采屬絺是也組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亦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絺會也會五采者今謂

之錯絲非纂也絺子內翻條他牢翻

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

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亡古無字通

朕親耕后

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

盛時征翻

不受獻減太

官省繇賦

師古曰省所領翻繇讀曰徭

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

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

師古曰遂成也長知兩翻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

為吏

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

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李奇曰牟食

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蟬賊也杜佑曰牟取也

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

無謂也

李斐曰姦法因法作姦也文頴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

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

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翻

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

五月詔算貲四得官

服虔曰貲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

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貲又不得官故減貲四

算得官矣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

五星逆行守太微

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五帝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南蕃

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

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四輔也

月貫天廷中 春

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

衣以為幣用

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

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

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

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

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取其資以顧庸也采

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

太子冠

冠古
玩翻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壽
四十八

太子即

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陽陵

臣瓚曰自崩
及葬凡十日

三月

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

班志武安縣屬魏郡
又據溝洫志蚡封武

安而奉邑食清河
之鄒蚡房吻翻

勝為周陽侯

史記正義絳州聞喜縣
東二十九里有周陽故

城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今此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

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漢興

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

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

醇不沈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

四馬一色謂之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余據漢時以牛車為賤魏

晉以後王公始多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蘇林曰無物可蓋藏天下已平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賈音古衣於既

翻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

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師古曰纔取足量

音良度徒洛翻

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

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

子之經費

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

入於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

山東粟以給中都官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歲不過數十萬

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六十餘年之

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

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

可校

師古曰累巨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師古

曰陳謂久舊也

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

馬而阡陌之間成羣

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

乘字牝者擯而不

得聚會

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踈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恥乘字牝

不必以其踈齧也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如淳曰時無事

吏不數轉至于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長知兩翻

居官者以為姓號

如淳曰貨殖傳

倉氏庫氏是也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辱焉

師古曰以行義為先以愧辱相絀也行下孟翻

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

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師古曰恃其豪富則

擅行威罰也斷丁胤翻

宗室有土

師古曰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

公卿大

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興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資治通鑑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